









酌中志

序

累臣若愚死罪死罪叩首

叩首洪惟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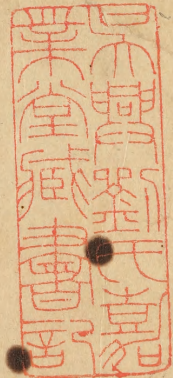
太祖奮興淮甸混一華夏

聖德神功超軼萬古  
創交結近侍之律  
禁扶同奏啓之條  
立法

自序

一

別有軒



垂統亦嚴且密矣迨

宣廟建內書堂則內官不許識  
字之禁不得不開然而纍臣今  
日敢曰立言也乎顧名節所關  
又寧容以無言也謹以見聞最  
真庶可傳信匡郭已粗備愈於

求諸野如立阻孫宗伯爰立者  
的是東光護法恐宗伯來重宣  
君父大義波及露靈飲耳許大  
題目誰其知之  
先帝在天能無恫乎言之可爲  
痛哭知之安忍不言愧黔技止

自序

二

別有軒

此未敢侈爲完書而我罪我知  
後世自有公論總臣子大義在  
若愚不忍終默者也按皇城  
中舊制凡內臣奏事稱呼  
列聖則某年號老爺  
今上則萬歲爺若愚既已失身



中涓焉敢沒其口昭文章家必  
笑其俚在史家自存其質也假  
我數年當有可觀茲畧具二十  
三篇以備遺忘其累臣本末詳  
自叙篇中伏惟  
神廟慎重冊立東宮之典加

以靜攝多年地天不交上下睽  
隔門名滋堯母之疑臣下擇苑  
枯之集幸  
祖宗培養者厚國有人焉清議  
愈重或寄之講學或託之纂言  
無非以杞人之憂明綱常之義

闡心性淑世道蓋總從  
國本生民起見非有所希覬後  
福念也乃傾危者藉此以害正  
人幸主讞者擔當而弭大患不  
意葛藤之萌已先滋蔓遂令玄  
黃之戰於

自序

四

別子軒

廟堂者剝斷元氣憂未艾焉謹  
叙憂危竝議前紀第一後紀第  
二淑媛之選廣嗣胤也誕而始  
封部擬未妄  
神廟御簡而後定此益  
神廟事之必法

祖

燾廟臨御七載

今上入紹丕基

大聖人世不間出真非偶然有

君無臣之歎中外共一口焉恭

紀

自序

五

別有軒

燾廟誕生第三

今上瑞徵第四  
累臣若愚內小  
臣耳外之輔弼  
凝承槩不敢知  
內之印厥徽猷  
猷猷芳躅具在  
登記  
垂範豈異人任  
謹叙  
三朝典禮之臣  
第五  
上帝好生

聖人惡殺刑獄之設實懲一以  
警百創艾以求生求之不得斯  
死者與生者兩無憾也非一觸  
法網便終可盡殺者焉叙大審  
平反第六先臣陳太監矩勲業  
著于朝端口碑徧于區宇若愚

不才實侍左右所生之忝萬死  
猶慚憶其懿媿嘉猷安忍湮沒  
而不彰也謹紀先監遺事第七  
洪水之患襄山襄陵猛火之威  
燎原焦野逆臣客氏毒機久于  
醞釀首禍中于



椒闈又何有於宦寺又何有於  
士紳哉撫卷傷心揮毫淚下謹  
紀

兩朝椒難第八鏡明必為醜婦  
所羞繩直實來曲木之忌唐五  
王之禍今乃見於貂璫謹叙正

自序

七

別月軒

監蒙難第九五侯之禍張禹佞  
也梁冀之橫胡廣媚也鄙夫哉  
體乾誰握印摧而養亂庇奸既  
脅肩諂笑固位八年又黃白買  
命牖下苟安追想甲乙丙丁縉  
紳之禍誰助之耶縱至老死不

知有何顏面對越

先帝之靈於在天叙逆賢擅政

第十非表裏何以具衣非堦麓

無以成樂向無沈淮魏廣微種

毒於前崔呈秀等肆狠於後逆

賢虫匕總掌東廠而外廷曲折

自序

八

別有軒

亦不能盡知即不過欲報已一  
二私讐然實自三案之先發有  
人以教揉假手也是以李可灼  
之後身無人敢指摘也叙外來  
線索第十一衙門雖有內外之  
殊官吏各具尊卑之體彼時

宮壺之中不止一家貴顯而一  
家之中又不止一耳一目今外  
則網漏吞舟內則批僵李代且  
殷良弼丁紹呂侍高公矣苗全  
侍宋公矣張國寧侍金公矣陳  
應祥吳有兆賈如臯侍王公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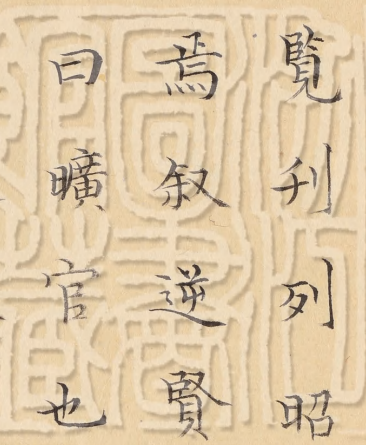
活口公論可掩耶叙各家經管  
第十二文書房猶外之通政司  
也又如六科也掌印秉筆各家  
經手內官即內閣六卿之親近  
掾吏而已也外來密帖下人焉  
能盡知主人推敲在傍誰敢輕

重身不敢出宮門何繇而知外  
事其耳目多弊不能獨作也活  
口在敢甘心面質也叙本章經  
手次第十三禎祥之發必有  
先之妖孽之來必有基之江京  
王聖非偶然也叙客魏始末第

十四鈞黨之禍十常侍也劉瑾  
八黨六賊附焉吁嗟乎張永吁  
嗟乎蕭敬亦曾不幸墮落其間  
今在逆賢羽翼尤繁文則永貞  
元雅文輔鼎峙樞權武則應坤  
九思良輔分鎮北南親近則良



臣明佐永貞秉恭等日侍御  
前內臣便覽刊列昭然  
陛弟  
任部案存焉叙逆賢脅從第十  
五不盡職曰曠官也出其位曰  
侵官也觚哉之歎頗多存羊之  
心堪涕叙內臣職掌第十六千



自序

十一

別有軒

門萬戶漢唐麗也茅茨土階唐  
虞質也若夫不侈不陋允協厥  
中惟我  
祖宗制度  
光明叙大內規制第  
十七重農  
功者修耒耜操爐鞴  
者惜鉗錘小技猶然况在聖學

不有所式後何賴耶叙內板經  
書第十八左氏譏子臧之冠漢  
人珍仲尼之履衣佩之間吉凶  
攸兆盛德之容非無涉也叙內  
臣佩服第十九鄉黨著飲食之  
詳左傳垂汎祭之誚饑渴之於

人亦大矣然在內臣習染素異  
叙飲食好尚第二十河套失而  
全陝之形勝單虛遠陽棄而東  
西之聲援頓隔恢復之舉端在  
後人惜哉曾銑懲羨吹灑世俗  
恒情馴至於今更堪搯掌叙遠

左棄地二十一言之善子張  
書紳一事之長古人不泯叙見  
聞瑣事第二十二逆案所載之  
外臣無論已自逆賢以下共三  
十有六人貴賤貧富各有公評  
遠近親疎耳目難掩在體乾欲

自序

十三

別有軒

抄本

氓其附黨之跡而揚維垣霍維  
華脫卸之疏入矣高印公利今  
智昏聽諂蔑理而焚之若愚拔  
之前列矣上下其手成心故入  
豈累臣一介性命不足干  
天地之和當

聖明解網泣罪之朝豈宜有飛  
霜致旱之狂百世而下寧不令  
吊古者笑秉司禮之非其人哉  
有兔爰々雉羅于羅若愚之謂  
也附繫臣自叙第二十三爰立

第二十四

自序



抄本



別有軒訂定酌中志目錄

一卷

憂危竝議

續憂危竝議

先帝誕生

今上瑞徵

二卷

三朝典禮

目錄



一

別有軒

大審平反

先監遺事

兩朝椒難

正監蒙難

逆賢亂政

外廷線索

三卷

各家經管



抄本

目錄

本章經手

客魏始末

逆賢羽翼

四卷

內臣衙門

五卷

大內規制

內板經書



二

別有軒

內臣服佩

六卷

飲食好尚

遼左棄地

見聞瑣事

自叙畧節

黑頭爰立



抄本

酌中志卷之一

明寺人劉時泰 撰

憂危竑議前紀第一

神廟天性至孝上事聖母勵精勤政萬幾之暇博

覽載籍每諭司禮監臣及乾清宮管事牌子各於

坊間尋買新書進覽凡皇典丹經醫卜小說出像曲

本靡所不購先臣陳太監矩凡所進之書必冊之過

眼如入鏡陽秋閨範圖說仙佛竒跡等類每歲之中

卷一

一

別有軒

何止進數次每次所進何止數十部哉因先年神  
廟曾將閨範圖說一部賜鄭貴妃於萬曆乙未秋  
貴妃捐資重刊行此書乃呂少司寇坤編纂呂中州  
人與歸德沈相國經有師生之雅最契厚者至戊戌  
秋科臣戴士衡撰閨鑑圖說跋一篇標曰憂危竝議  
以呂曾具憂危之疏故拈為發端仍於叅呂疏內明  
稱呂某假托此書以包藏禍心云幸荷神廟聖度  
如天將士衡薄懲結局至癸卯冬復有妖書國本攸

閔標名曰續憂危竝議暗行傳布致激 聖怒朝野  
震驚夫此續竝議也或史館亦不曾具有全文士紳  
僅聞其名實不能覩原書為何等語也前竝議也曾  
經戚臣鄭承恩刊布頗有見者然後人只知續議為  
臣下分水火之端竟不曉戊戌年間已公然顯露矣  
至今讀之者無不魂驚髮豎愈見 神廟聖度真如  
海嶽之藏垢納污靡不包容者也惟閔範圍說實係  
先臣矩自坊間購進與呂無與纍臣侍先臣之側每

抄本

見追論此事即愀然嘆曰外廷擬揣者多大家說夢  
志在求勝明擠異己雖誣及宮闈所不惜也云則  
是將一清平世界化為戈矛角鬪之場誰作厲階至  
今為梗懷遠識達國體者心竊憂之非一日也夫  
宗社大計莫重於冊立東宮史乘所需惟貴於明白  
確實累臣世受國恩留心採聽密為纂輯不覺盈  
帙謹將鄭戚畹之辨寃續言並皦生光之續憂危竝  
議冠之首篇以備主持國事留心史乘者採焉鄭



戚畹辨冤言序畧 聖主篤極明倫敦仁洽愛日召  
皇長子皇三子皇五子朝暮膝下課業程學耳提  
面命父子熙々兄弟怡々天倫至愛超軼千古握管  
諸臣方且贊揚之不暇矣胡戴樊二公乃敢構此離  
間之謀造刻飛書謀危社稷暗投中外二公豈病狂  
喪心者耶夫利令智昏理為勢奪既有所受必有所  
恃以致公議不恤法典可藐翌日竒勲誰敢出其右  
此所以甘心隱忍而樂為之黨也皇長子天性仁孝

昔因各部大臣之請 聖主乃出御札云安有父子  
無親之理又安有越序亂分之理大哉 皇言斯札  
一出群議遂解名分已定今跋中乃敢云易儲逆謀  
其蔑視明 旨媒孽宮闈抑何慘哉佛胥何君南子  
何行即中主里婦尚且羞稱今跋中詞意所指直比  
聖上貴妃是何敢於無君一至此哉貴妃重刊闈  
範實繇 皇上所賜承流宣教靡敢僭越今跋中乃  
云置 太后 中宮於何地此其意不離間三宮構

成竒禍不止也呂坤刻閨範在於萬曆十八年十月  
戊子日貴妃重刻在於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大  
內之災在於二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先後不同歲月  
亦異今跋中乃云事機植會中宮減膳即此一事  
則明出誣罔可知矣且爾汝之稱朋友弗屑今乃云  
冊立之請一曰歸此一曰歸彼之此之言予不知所  
指為誰弁髦其主扇搖國事莫此為大若夫金龍命  
書尤為不道之甚呂雖至愚昧諒不敢輕為品題今

跋中乃直云呂坤所進又曰內廷咸親見者縮舌由  
此言之則必曾經御覽明傳中外者則坤之罪固  
不容誅不然則其書必出士衡之手陽為陷坤陰害  
貴妃君父之前敢為說謊何傾險之若是也子  
糾建成當爭國之時管仲魏徵有事讐之恥皆值不  
幸之甚遭人倫之變者也今今上有聖慈之父下  
有仁孝之子長幼分明兄弟無故此何等時也今跋  
中妄自引喻出此悖逆不祥之語以疎動人心眩惑

主聽是誠何心哉且主上乾剛獨斷鼎命特隆為  
臣子者祝頌宜何如今跋中乃敢云唐闕執命宋奸  
弄權以促國短祚之事直說君父是不知視皇上  
為何如主期皇上以何等壽也毀謗詛呪幸災樂  
禍天理人倫剗滅盡矣國家何負於士衡乃忍至於  
是耶予意以見疏不見跋則屈不能伸見跋不見序  
則冤不能白謹將原序原跋原疏類為一冊名曰辨  
冤續言高明君子一加參閱則是非不辨自洞然矣

萬曆戊戌年仲夏吉日順天府大興縣民鄭承恩謹  
序 大明皇貴妃鄭重刊閨範序嘗聞閨門者萬化  
之原自古帝明王咸慎重之予賦性不敏幼承母師  
之訓時誦詩書之言及其十有五年躬逢 聖母廣  
嗣之恩遂備九嬪之選恪執巾櫛荷蒙帝眷誕育三  
王暨諸公主漸叨皇號愧無圖報微功前因儲位久懸  
脫簪待罪幸賴 乾剛獨斷出閣講學天人共悅疑  
議盡解益自勤勵侍 御少暇則敬捧我 慈聖皇太

后女鑒莊誦效法夙夜兢々且時聆我皇上諄々  
誨以帝鑑圖說與凡勸戒諸書庶幾勉修厥德以肅  
宮闈尤思正己正人齊家當治國欲推廣是心公  
諸天下求其明白易簡足為民法者近得呂氏坤閏  
範一書是書也首列四書五經旁及諸子百家上溯  
唐虞三代下迄漢宋我朝賢后哲妃貞婦烈女不  
一而足嘉言善行昭耀簡編清風高節爭光日月真所  
謂扶持綱常砥礪名節羽翼王化者是也然且一人

繪一圖一圖叙一事一事附一贊事核言直理明辭  
約真閨壺之箴鑑也然雖不敢上擬 仁孝之女誠  
章聖之女訓藉今繼是編並傳亦庶乎繼述之一事  
也獨惜傳播未廣激勸有遺願出宮資命官董梓頌  
布中外永作法程嗟予昔睹河南飢民圖則捐金  
賑濟今觀閨範圖則用廣教言無非欲民不失其教  
與養耳斯世斯民有能觀感興起毅然以往哲自勵  
則是圖之刺不為徒矣因叙厥指以冠篇端 閨鑑



圖說跋標名憂危茲議東吉得閨鑑圖說讀之嘆曰呂先生

為此書也雖無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迹矣一念之差

情固可原或曰呂素講正學稱曲謹胡忍輒與逆謀

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昔呂欲得銓部以行道誠恐

繡水捷足勢迫無奈遂諾鯁生之計邀內禁之援

出門有功詩書發塚未嘗不出于正也或曰呂意廣

風化胡不將此書明進朝廷頒行內外乃奴顏戚晚

豈不失體曰孔子聖人也佛盱應召南子請見志在

卷一

七

別有軒

行道豈得為屈或曰呂序中直擬繼述先朝母后  
置太后中宮何地且稱脫簪勸講母乃巧為媚  
乎曰公言誤矣曾見從古以來有宮闈與見任大臣  
刺書者乎破格之恩良厚矣恩厚則報斯隆身為大  
臣胡忍自處以薄或曰序中又引先朝女誡女訓  
彼乃母后臨子儒臣纂編茲相比擬得無不倫曰  
尊稱不極恐取信不篤但求內教弘宣又何計較及  
此或曰古今賢貴妃多矣胡圖說獨取漢明德一后

明德賢行多矣胡圖說首載繇貴人進位中宮曰呂  
先生自辨精矣明德無子故以取之若進中宮偶然  
相類彼誠何心哉且彼時大內被災中宮減膳以  
妃進后事機將成呂乘此時進亦值其會耳或曰五  
十寶鏹四足絲幣十目所視胡為而來曰此賢妃  
敬賢之禮卻之不恭自當諒其心矣或曰人謂呂因  
敗露難容乃上憂危一疏號泣朝門無乃欲蓋弥  
彰曰憂危一疏人稱忠肝義胆况此一副急淚何可

卷一

八

別有軒

遽得是安得而少諸或曰國本安危寧踰太子竊見  
憂危疏中列天下事備矣胡獨缺此曰公何見之晚  
耶夫人意有所專則語有所忌倘明奏冊立將屬之  
誰若歸此則前功盡棄歸彼則後患自招何若不言  
之愈也或曰固矣聞呂所進金龍命書稱在長之命  
不過清談藩王稱在三之命異日太平天子令內廷  
咸覩縮舌是亦不可以已乎曰管仲魏徵天下才也子  
糾建成均號國裔人各有見子何責備太苛矣或曰

呂之為此本謀銓部行道今銓部不可得司寇不能  
安不終付浩歎乎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夫有非常之  
人斯有非常之事今古成則王敗則盜者何限豈宜  
以成敗論英雄哉流芳遺臭斷非凡庸卑鄙能為况  
事尚未定策國元勳終有召起之日矣或曰呂之為  
此人皆薄之子獨與之何也曰子真井蛙見矣當世  
名人如張公養蒙劉公道亨魏公允貞鄭公承恩鄧  
公允祚洪公其道程公紹白公所知薛公亨皆稱呂

所見極高所舉極當咸舉春秋大義子以母貴之說  
共建社稷竒勲夫唐闔執命天子門生宋奸弄權  
神器宵易今盟約既定羽翼已成子常布之士豈知  
國家大計宜從此三緘無自取禍可也余故曰呂  
先生為此書特其一念之差情固可原也或人不能  
難唯：而退因援筆記之燕山朱東吉頓首跋錦衣  
衛帶俸都指揮使鄭國泰親伯臣鄭承恩係順天府  
大興縣民謹奏為懇乞 聖慈亟舉東宮冠婚大典

以消群疑以隆萬世治安事臣本一介草茅仰荷  
聖恩恭居戚末曩因儲位久虛遂不自揣乃敢冒死  
竇奏荷蒙 皇上天恩不即加臣誅戮姑奪衣巾為  
民臣自今以往之年皆 皇上再造之恩臣之一念  
愚忠雖剖心碎首惟願我 皇上亟行令典上慰  
祖宗在天之靈下遂四海臣民之望天下萬世孰不  
仰頌我 皇上為人倫之至哉臣今戴罪六年于茲  
日夜望此舉久矣今 皇長子年已十有七齡睿智天

成仁孝恭敬以其時考之則青宮宜毓冠婚宜舉郎  
此亟行尚以為晚矣臣近聞閣部大臣暨九卿科道  
合疏上請猶未蒙 聖上俞允以故人心疑惑外論  
沸騰如科臣戴士衡奏論呂坤本內則曰假托閨範  
圖說包藏禍心臣一見斯言幾致驚死夫閨範圖說  
乃皇貴妃頌自內府仰承 聖母徽音之懿上體  
皇上刑于之化重加再序以彰風教其年月日時自  
不相同士衡豈目不知書安得直指為呂坤者哉第



機雖未露語尚含糊無已則士衡知奸謀未遂乃結  
交權奸又造刻憂危竝議一書內云閨範圖說跋暗  
投士大夫傳播中外言雖譏坤語實非 聖其詞深  
其言激無非欲離間我 皇上父子夫婦兄弟之天  
性煽惑人心謀危 社稷種成後日之隱禍以叔一  
己之竒功耳其奸謀詭計臣不能盡聞姑指其現在  
可證一二事言之今 聖主當陽宮禁嚴肅誰敢私  
交士衡跋中乃云五十寶鑑四足綵幣此賢妃敬賢

之禮且曰十日所視夫十日則非一人所視必有真  
見士衡既云如此 皇上試一詰問之餽者為誰受  
者為誰見者為誰果有其人則士衡之言為是不然  
則是宮禁可誣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士衡跋中又說  
臣與張養蒙劉道亨魏允貞鄧允祚洪其道程紹白  
所知薛亨呂坤鄭承恩共十人咸舉春秋大義子以母  
貴之說共建 杜稷竒勳盟約既定羽翼已成臣請詳  
言之夫此十人鄉貫不同科第不一官守不齊臣又

一人未曾識面胡能挿盟定約相聚一時期會一處  
以掩人之耳目哉今九人現在 皇上可召問之則  
其事之有無自難掩飾此不過其人大略耳其間穢  
語詈詞不一而足至於金龍命書非特臣子之所不  
敢言抑亦臣子所不忍言者仰乞 聖鑒電察則士  
衡之罪自有不容於死者矣今其書幸存謹隨本附  
進 御覽又如全椒知縣樊玉衡疏內直指 皇上  
為不慈 皇長子為不孝 皇貴妃為不智嗟々是何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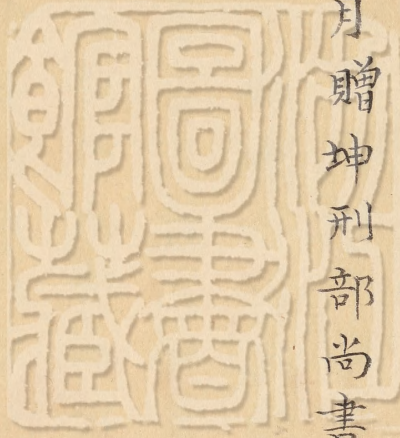
無忌憚輒敢出此誹謗之言一至於此夫王衡特遠  
臣耳胡為構此大逆之言意必為士衡之黨有大奸  
大權以主使於其間者此事滿朝盡知但畏投鼠忌  
器之嫌不敢為 皇上言之耳然事關 宗社禍及  
臣家臣安得不披誠瀝血以哀鳴於 君父之前哉  
及此不舉臣恐震位久懸挑天失候誠為 聖朝闕  
典甚非四海臣民仰望之心臣又恐奸謀乘釁訛言  
益興肆謀貽禍莫知所終者臣家革命滅族可甘如

宗廟社稷何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俯從群諫早  
建皇長子東宮速舉冠婚之典仍望 皇上追問戴  
士衡樊玉衡造書主意與主使黨惡之人其處分一  
惟聖裁則 宗社行無疆之慶子孫隆億萬之休謗  
言可息禍萌可杜國朝幸甚臣家幸甚臣萬不得已  
方敢冒死上千 天聽臣不勝戰慄悚懼待罪之至萬  
曆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具奏奉 聖旨閏範圍說  
是朕付與 皇貴妃所看朕因見其書中大略與女監

一書辭旨彷彿以備朝夕覽閱戴士衡等這廝每以  
私恨之讐言結黨造書妄指宮禁干撓大典惑世誣人  
好生可惡此事朕已洞知不必深辨欵此累臣若愚  
曰萬曆辛丑秋累臣初入皇城在先臣陳大監矩直  
房供筆硯之役見室中封一箱甚密其後因御前  
查取其事啓箱視之則叔此辨寃續言一冊并此姚  
思仁所進開採圖說雜于仁酒色財氣四箴抄疏貴  
州開礦抽稅內臣張慶勅書一道太倉考功臣封

爵考等書及說名刑部觀政進士胡道行建言抄報  
以至先監秉筆掌東廠未行事件及後掌司禮監印  
累年陸續諫止未行密稿等件俱于丁未年十一月  
丙先監卒時經管官馬鑑師明苗全及纍臣若愚眼  
同簡點俱進繳神廟御前此續言既刊布京中多  
有見者謹照今之擢頭并之編首按憂危竝議偶將  
範字訛刊作鑑字今仍其舊以識真耳惜呂公坤為  
中州大儒其經世實用之學未竟厥施豈天斷正

人之設施哉何兩衡訾議至此也萬曆二十九年己  
後凡欽降官員揭帖兩衡姓名實在前列至 熹廟  
天啓元年閏二月贈坤刑部尚書廕一子入監讀書



抄本



憂危竝議後紀第二

萬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提督東廠太監臣陳矩奏稱辦事將臣等訪得國本攸關刊書一本封進

聖覽國本攸

關本書用紅連紙刷印皮面

續憂危

竝議

一本書第一行是此五張

第一張第五字或有問於鄭福成曰今天下太

平國本已固無復可憂無復可慮矣而先生常不豫

何也鄭福成曰是何言哉今之事勢正賈生所謂厝

火積薪之時也或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今之事

勢得無謂儲宮有未安乎曰然夫東宮自有東宮之官  
一官不脩何以稱乎 皇上迫于沈相公之請不得  
已立之而從官不脩正所以寓他日改易之意也曰  
改立誰其當之曰福王矣大率母愛者子抱鄭貴妃  
之專擅回天轉日何難哉曰何以知之曰以用朱相  
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相朱者蓋朱名  
賡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易之意也曰是固然矣  
朱公一人安能盡得衆心而必無變亂乎曰陋哉斯

言矣夫蟻集臙蠅逐臭今之仕宦者皆是豈有相公  
倡之而衆不附者乎且同是子也長可立而次未必  
不可立也侯之門仁義存誰肯捨富貴而趨死亡乎  
或曰衆附姓名可得數否曰余教之熟矣文則有王  
公世揚孫公瑋李公汶張公養志武則有陳公汝忠  
王公之楨王公名世鄭公承恩鄭公國賢而又有鄭  
貴妃主之於內此之謂十亂魯論所謂有婦人焉九  
人而已正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竟也曰然

卷一

十六

別有軒

則何以知此教人之所為乎曰教公皆人傑無不望  
分茅胙土如姚廣孝豈富貴終其身而已乎故有五  
世揚陳汝忠則靖難之兵取諸京營而自足矣有李  
汶則三邊險要有人控之矣有孫瑞于保定則天下  
之咽喉四方勤王之兵無繇至矣有王之楨則宿衛  
禁城有誰人又能斬關而入乎曰是固然矣若張養  
志鄭承恩王名世者何也曰養志朱公私人也而二  
王者則朱公之鄉人也私人鄉人無不願借相公之

餘光者况有以招徠之乎曰然則事可濟乎曰必濟  
庸人呂議人尚景從而此數公皆人傑也且復有鄭  
妃與陳矩朝夕比周於帝前以為之主共舉大事  
何謂無成或曰蛟門公獨無言乎曰蛟門為人陰賊  
嘗用人而不用於人故有福已自承之有禍則規避  
而不染何以見其然也夫錦衣衛西司房類奏有名  
祖宗來無有不陞者而皇親王道化本內有名竟  
不陞豈其才力出諸萊傭下哉蓋沈相公欲右鄭而

左王故曩實之時令親家史起欽抑其功而不錄亦  
王之損有以默授之也曰然子何以處此曰天之所  
興不可廢也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余止聽天耳安能  
反天乎或人唯唯而退萬曆三十一年吏科都給事  
中項應祥撰四州道御史喬應申書 御批奏帖後  
本內有名王公名世鄭公承恩不知其何人今現做  
何官可開寫來欽此一件辦事蔣臣等密訪得王公  
名世實係錦衣衛正千戶見任鸞駕庫掌庫鄭公承

恩係錦衣衛副千戶見任本衛街道房掌房 御批  
我想憂危竝議後有名無名張位怎麼打發了作速  
查寫來看欽此矩為奏云謹遵 聖旨恍惚記得憂  
危竝議後有朱東吉一個名字彼時也曾密訪係是  
詭名張位是為諫事打發去未知是否待查明具奏  
至十一月十五日 欽差提督東廠官較辦事司禮  
監太監陳矩謹題為奸人妄捏印書搖動國本等事  
內稱本月十二日據辦事蔣臣等訪得國本攸關一

書本內續憂危竝議立意叵測不惟陷害忠良且誣  
累君德其捏陷內外臣工聖明自有洞燭臣不  
敢煩瑣聒瀆擾除本廠分布旗校在於京城內外訪拏  
去後仍乞勅下在京巡緝在外撫按等官密切訪拏  
等因奉聖旨這奸徒捏造妖書離間朕宮闈天性  
以至朝廷內外臣僚悉被傾陷蓄意大逆深可痛恨  
爾宜多布旗校用心密切訪拏還着在京各該緝事  
衙門及在外各省直撫按通行嚴捕務在必獲以慰



朕心不許怠緩縱息法司即便立賞格與他欽此本  
日司禮監太監臣陳矩復具疏告辭奉 聖旨奸書  
恣為誹謗離間朕宮闈骨肉之情大逆不道朕尚被  
其誣枉何況於爾之掌管廠事正宜竭忠秉誠奮力  
殫計必得真正罪人為之主雪寃方是報國大義豈可  
矧執小節先求休致反使奸計得肆成何政體宜即  
照舊安心辦事不准辭有能告捕真正奸逆之人破  
常格叙賞爾可鼓舞衆心必獲毋懈該衙門知道欽

此斯時也 神廟震怒憤懣四明沈相公一貫山陰  
朱相公慶咸為書上有名各註籍具疏只有歸德沈  
相公鯉入閣擬此二旨者歸德沈相公筆也至十六  
日又奉 御批聖旨我觀爾奏已知道了但恐此事  
本犯有妨緝拏爾還嚴責官校差役用心密切訪拏  
務得真正逆犯方絕禍源以雪我屈恨絕消得爾宜  
知悉又賞格我問的是今日着法司立的賞格又二  
輔鯉見此本怎麼說你可訪來外邊府部院各有何

事情又今日着回話的二官無聽見說甚麼欽此當  
用黃套裝盛先監矩面 奏進繳訖本犯者周嘉慶  
也二官者東廠貼理刑閔萬民萬代增也又 御批  
聖旨爾可看此二本二帖是某做的可見其心本是  
先一次帖是後一次帖爾看了還着紅本夾進來不  
必使封套自家拏來勿托官兒們欽此亦用黃套裝  
盛先監矩面奏進繳訖同上一宗俱語秘不得聞遂  
不曉是何人之本帖上何等語也是時訛言沸興街

坊酒肆無敢偶語夜會者惟妖書內有名之人各思  
報復猜忖此書必是素有嫌怨者所作自歸德沈相  
公以下凡在朝望重妖書無名之人即有人耳而目之  
歸德沈相公又曾於內閣供設天啓聖聰牌位入  
則札之今妖書又獨無姓名是以神廟聖意亦頗  
為蜚語所惑幸先監矩中立主持苦心調劑不數日  
而錦衣衛百戶崔德緝得皦生光矣又一日而東廠  
辦事王一鵬緝得皦生彩矣按皦生光原順天府學

學生員也先年曾詐包繼志以害鄭皇親其捏名印  
造妖詩云五色龍文炤碧天識書特地湧祥烟定知  
鄭主乘黃屋願獻金錢壽御前其下曰松風狂客題  
又跋曰臣偶從郊外貴家莊舍得前詩讀畢忽痛哭  
失聲左右驚覺奪去臣歸嘆曰渠家陰謀羽翼成矣  
獨訪所謂松風狂客者為誰則豪高包繼志也包氏  
握鏹資寶金明以金錢行間語曰巨防容蟻而漂邑  
殺人突洩一烟而焚廬燒積則皇長子危乎哉凡

卷一

二十一

別有軒

我臣子誰不疾首故直書之或散其黨云右俱生光  
自撰自跋如此刊板印貼鄭皇親門首及各巷口以  
恣詐害當時 光廟尚未膺冊立所以稱皇長子也  
事發韋衣巾擬戍大同崔德又於生光室內搽得羅  
文藍箋寫十大說其詞曰激揚爾志之耶爾有大志  
不獲而乃規々于小願乎爾有大名見污而乃規々  
于小聞乎爾有大冤不白而乃規々于小侮乎爾有  
大讐不報而乃規々于小忿乎爾有大恩未償而乃

規之于小惠乎爾有大實受誑而乃規之于小失乎  
爾有大游不暢而乃規之于小方乎爾有大忠可傷  
而乃規之于小謹乎爾有大貧能甘而乃規之于小  
乏乎爾有大才不裕而乃規之于小過乎此十大者  
信大小者信小矣激揚爾之志耶癸卯八月二十六日  
有感援筆漫書免蔣無功錄一通張之軒側蚤暮卧  
起觀之後用圖書鈴識是時生光已從成所赦回改  
名激揚字寃之又刻有怪石軒集岸游稿此皆儼犯

卷一

二十二

別有軒

踪跡可據者也又此時錦衣衛直房忽貼匿名帖云  
妖書有了人協理掾張魁受銀三百兩求他主凡匿  
告人鄭福成先監據事件奏曰按祖宗律文凡匿  
名文書見即燒毀今念事關大獄不敢隱匿云神  
廟可其奏特置不問時王公世揚正任協理遂只據  
東廠移文於私寓設香案行禮具本謝恩極其感  
服皇上至聖至明至寬至仁云大金吾王之損與  
北鎮撫司掌刑周嘉慶有隙欲乘機害之遂擒嘉慶



家人袁鯤單詞煨煉滿望人皆可信為實也先監矩  
奉旨到廠一訊必不肯詭隨結局之楨疏奏要  
着人到廠聽記先監曰本監例有聽記密以上奏  
今衛裡欲增添聽記將奏誰耶奉旨不允之楨又  
密懇四明相公差家人李管家密見先監說某是正  
犯其僕可證又欲波及歸德江夏諸君先監曰多拜  
上你老爺我內相是一輩的人獨不記荷花兒之獄  
倘久後另有正犯恐大家子孫種禍不淺你老爺如

要聖執如此結局可具揭奏知 萬歲爺我好遵  
旨行事本廠絲不落不是一切干係勞你老爺擔  
罷李語乃塞之損心方已蓋之損欲借皦生光牽扯  
多人主使為一網打盡之計也又御史康丕揚時有外  
轉消息有與丕揚相厚近侍賈忠貞時在文書房捧  
匣該班遂密遞信于康著速尋件聳動 聖心的事  
入告庶幾可免康計無所出遂藉妖書叅僧人達觀  
將觀書札中拈有可罪句字捏砌入 告疑妖書出

其手也然觀實不知逮錦衣衛頻遭笞拷於十二月  
初五日叅送刑部獄作間柝偈書獄壁云匿王問法  
忽齊耳自謂觀何見不遷我有眼根聽夜柝却沉薑  
蔀更冷然又云柝聲未斷鈴聲續誰是聲兮誰是聞却  
憶法堂鐘鼓候吾來魂夢更紛紛至十七日索薑湯  
漱口端坐而逝時曹侍御學程久先繫獄為經理其  
身後事詳載紫栢語錄序實無辜庾死人至今悲之  
又禮部李公廷機斷生光十二款曰一造意報讐言妖書

意思與妖詩岸游稿意思相同其筆力相類一先年妖  
詩內有侯之門仁義存焉今妖書內亦有此句去冬  
會審今本犯念妖書一二句本犯便念此句一刻字  
匠徐承惠供本犯與刻字工錢每字一百時價四分  
因本犯要承惠僻靜處刻勿令人見每百字加銀五  
厘約工銀叁錢肆分今算妖書八百餘字與工銀數  
相同一徐承惠供稱書後無邊攢後有年月今妖書  
果無邊攢有年月一餽其篇供稱布散妖書見面上

票簽有國本攸關四字誤認攸為叔又徐承惠供稱  
書面票簽有關字問是何關字云關老爺之關一妖書  
內有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一句此句出禮記檀  
弓本犯做生員時習禮記又本犯詩集有讀檀弓有  
感詩題一本犯妾供本犯託病不出卧房若干日又  
後一日向妾取刀劈木燒炕及妾入房滿房烟火一  
刻字匠工銀不過三錢四分本犯與逼徐承惠錢一  
百三十文作兩次與之竟欠承惠一錢四分顯是窮

抄本

賊所為一本犯妻妾子女無不招承及會問次日將  
聖旨宣讀與本犯并家屬聽着諭以旨招出同謀  
饒了家屬若仍不招家屬一個也不饒本犯妻妾子  
女環跪而泣求他招出本犯竟無所招一會審次日  
本犯招云情真罪當萬死無辭又次日本犯招出自  
作之孽本無同謀親筆在卷一會問日東廠問本犯  
云你為何寫我名答云老爺是廠裡又問別官答云  
是要緊衙門又問餘各官答云小的只將緝紳一覽

隨意寫上先監矩亦將此封 奏焉蓋皦犯之惡惟  
天可除是以文字之間不覺暗合如出一手鬼神弄  
人真妙極矣當時累臣若愚晝夜侍先監左右職任  
抄謄隨馬鑑師明等經理一應章奏眼見妖書果無  
邊攬但後有年無月日而鄭福成項應祥喬應申皆  
詭名也刺字人徐承惠又不識字之拙匠也怪石軒  
集曾係承惠所刺生光妻趙氏妾劉氏子皦其篇與  
弟皦生彩已屢死東廠獄中按九我先生所紀十二款

既鑿、可擬雖經奏過 神廟先監因本犯到底不  
曾念出妖書別句又因親筆無供前罪萬死無辭後罪  
實為怨鬼先監是以終懷一線之疑如再遲緩不結  
又恐蔓延中外縉紳不便人心何時定乎冤僧達觀  
已瘞死矣琴士鍾澄醫人沈今譽百戶劉栢等皆註誤  
繫獄而武弁楊于世者因持家宰書李戴書及劄付往  
遼東去亦被稅監高淮自山海關拏 奏幾累及其  
兄勲爵楊于楷也此時讐隙互訐疑鬼盈車上下驚



猜甚非政體先監不得已遂於三十二年四月內具  
奏曰微臣陳矩遵奉特旨會問奸書逆情曾記得  
三法司九卿官會說逆犯皦生光前詩供認情真罪  
該萬死後書未寫未念似有一線之疑他妻妾子女  
并刺字匠對證又已情真就該正法臣每叅詳還當奏  
請 皇上擬定罪名昭示 朝廷大法以安天下臣  
民之心其皦生光暫且監候待後沒有發覺真正同  
謀之人方可秋後應時處決使天下萬世傳頌 皇

抄本

上至公至明又免先年荷花兒屈死法司得罪事例  
據此謹先據實密奏又數日刑部等衙門少保兼太  
子太保尚書等官蕭大亨等謹題為欽奉 聖旨事  
云臣等會看得繳生光巧圖詐陷之私敢為誣訛之語  
罔 上惑衆逆理悖常曰而震激 宸哀溷淆國事  
此神人之所共憤法紀之所不容者臣等切齒此囚  
恨不窮治以謝天下忍言輕縱但本犯之獄止據妖  
書而妖書之律止應論斬今奉 明旨從重另擬臣

等竊議斬與律合原非輕典此外若求加等細詳律條  
惟有謀叛一款較重參酌本犯情罪似未相當臣等為  
皇上守成憲欲求於法外議入既所不敢而為

皇上伸天討不能於法中外加重尤所不安擬之本  
犯險惡原出律文之外臣等愚昧拘於三尺反覆思  
維參詳數四未敢擅擬等因萬曆三十二年四月十  
八日具題二十日夜奉 聖旨這逆犯險惡異常原出  
律文之外以謀危社稷例處他卿等便覆來欽此本

抄本

月二十一日具官蕭大亨等謹題為奉 旨覆奏事  
云臣等看得皦生光妖書之情逆甚即重擬原不為  
過但律文止於論斬臣等未敢別擬今奉 明旨處  
以謀危社稷之律查得謀危社稷係謀反律內原註  
若依此律合凌遲處死恭詳所犯情似有間蓋臣等  
所據者法也 皇上所誅者心也明允執於法官國  
有成憲未敢擅為輕重而威靈出於主上君有嚴命  
難復容其擬議等因二十七日奉 聖旨皦生光捏

造妖書離間天性謀危社稷無上無君反形顯然妖  
書律未盡其辜着加等凌遲處死便會官處決仍梟  
示於人烟湊集處所有奏擾的即主使姦論其緝捕  
有功人役着該衛即查寫來該衙門知道欵此纍臣  
若愚曰續憂危竑議起於癸卯之十一月十二日以  
至次年春夏中府會審者數次而京畿道一次者沈  
令譽俞孺等也外東廠二次者周嘉慶也內東廠二  
次者皦生光之妻弟內官趙昇也昇謫南久潛逃來

卷一

二十九

別有軒

京絕不與妙夫往來生光詐包繼志時曾供有內宮  
手持黃紙封條因疑是昇然實無干涉刑夾昇琛甫  
用力而夾棍折如斧斫先監察其辭色亦憐其冤而  
釋之當此之時神廟何等震怒四明相公蒲州金  
吾何等氣焰中外臣民何等驚慌先監矩受知聖  
上一拳掣定矢以公正明允為心仍將大學衍義補  
之慎刑憲數卷不時進覽而皦犯前惡况復鑿三可據  
其妖書筆跡刊字匠及本犯之妻妾子女眾証已明

確然先監矩尚兢々引荷花兒故事為殷鑒至再至  
三不得已始於甲辰之四月二十七日將生光正法  
結局妻子戎邊陞崔德為指揮王一鵬蔣臣等為百  
戶有差先是法司所擬賞格五千兩 神廟如數頒  
予東廠錦衣衛五城巡捕四處共分一千二百二十  
五兩按勞之輕重賞散各有差先監矩等亦各予廩  
叙東廠底簿并朝報可考當時神廟面召 光廟慰  
安天語或實錄等書自有紀載惟國本攸關全書全

語世不多見纍臣目擊最真竊念憂危竝議鄭戚晚  
既已刊行布則此續憂危竝議亦宜存此一段實跡  
俾天下後世曉然上可彰神廟之乾斷聖明下可著  
先監矩之持平鎮定庶外廷之未盡曉者心自釋然訖  
傳可息於是抄記成冊萬曆年間全未敢令人見且  
又遭墩鎖十載命懸若絲而暗藏枕中者將二十年  
心良苦已更有別間亦間附于後俾持論者有所考  
焉四明沈相公與歸德相公及江夏郭太史正域素



有隙長安道路之口咸云四明藉此挑激 聖怒瓜  
連蔓引是以擯李太宰逮周嘉慶者實所以開羅織  
之端江夏之隙實是議謚及楚邱假王之事基之幸  
華亭唐文恪公大猷極力於四明處為江夏解冤又  
賴先監力主持之不然郭君殆矣其荷花兇事都人  
多有知者先監矩面奏 神廟時即於書坊中購得  
耳談書一部進覽遂定妖書之獄不復苛求主使之  
人恐日久禍及無辜也聞 神廟實錄亦載之刑書

卷一

三十一

別有軒

翁某等降處有差荷花兒之冤死朱腦瓜之直承皆  
不泯也按耳談云周皇親有喪盜乘冗入殺皇親取  
財去其夜邏卒入獨見婢荷花兒見伏泣據牀以聞  
於法司荷花兒不勝虐刑誣服謂與某通奸殺主  
取財捕某不得竟坐法凌遲時大司寇翁公自南  
都遷至而南都已盛傳其事無不切齒荷花兒者故  
翁益不疑行刑時觀者全集忽一人獨呼曰冤哉荷花  
兒殺人者我也兵卒逮至法場輸服無異詞時荷花

見已刑畢故翁與曹郎徐鄭源而下坐誤罷歸始刑  
時荷花兒語劊子手曰兒是冤死幸相念先死我而  
後鬻割可也不然我必為厲鬼殺爾不聽竟鬻割盡  
始死之越三日是入坐順城門外麪舖忽大呼云荷  
花兒殺我七孔流血死獨呼者市中賣瓜子炒荳細  
民朱腦瓜者也耳談所載冤獄如此吁可懼哉又會  
審妖書之時有沈御史者在座皦犯既頻經夾拶不  
能動擢至裕公案前裕厲聲曰妖書是你作如何不

招皦犯舉首乞憐曰實不是小的作沈聲色愈厲皦犯  
怒目切齒恨而過之又有余御史懋衡者事佛素謹於  
中府會審向衆官云昨得一夢見觀世音菩薩說妖  
書是皦生光作的先監等唯之竊哂後 神廟聞之  
亦大笑焉皦犯正法後沈御史出差行至半途得病  
沉重向僕從曰我生平事自揣無愧惟審妖書時略  
涉猛浪原不該硬坐定皦生光今昏惑中每見生光  
向我索命吾病其不起矣已而果卒又數年京都中

皆曰妖書非讞生光作也是東嘉趙士楨所作也士楨  
個儻有大志歷任文華殿中書舍人每留心邊務  
交遊頗廣妖書獄興即托病不出及讞犯正法之後  
始敢出門然忽々倦怠興味躑躅絕無平昔造鳥銃  
議車陣議屯田一往豪氣及得病頻死亦屢見生光  
現形索命卒至不起可見鬼神報應真有不爽者夫  
荷花兒獄尚柔肌脆膚不耐酷刑不得已而屈打成  
招者耳累臣之寃倍甚於此悲哉古有訴之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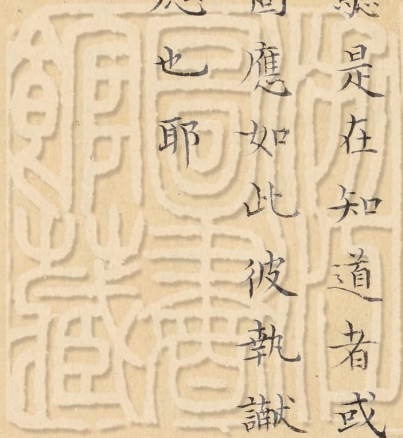
卷一

三十三

別有軒

抄本

者亦有得請于帝者魏其灌夫之於武安不尤彰  
明較著者哉千古此心此理摠纍臣幻視軀殼平視  
冤親了無些應驗是在知道者或不屑與狡邪一樣  
心腸不事報復固應如此彼執識司生死者豈可量  
定必無鬼神報應也耶



恭紀 先帝誕生第三

神廟萬曆二十九年春始移 皇長子於慈慶宮九月  
十八日二更傳諭內閣 皇長子及皇諸子冊立冠婚敬  
奉 聖母命蒙嘉許 卿等傳禮部擇日具儀行至十月  
十五日冊立 光廟為東宮封 皇三子為 福王皇  
五子為 瑞王皇六子為 惠王皇七子為 桂王實  
允首輔沈相公一貫之揭請始施行也 光廟大婚禮  
成之後自孝元 郭后外未有舉生者至三十一年十  
卷一

一月偶有國本攸關之事 神廟震怒親降 特旨  
以釋中外之疑繼將曠生光正法以杜讒惑之口仍  
特命 光廟多選淑媛以待左右實從先監陳矩  
之密請也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人定後 先帝  
誕生是時宮門扃矣 光廟差年老宮人柴德女赴  
仁德門外報喜 光廟于星月之下獨步殿陛徬徨  
不安先監矩立奏 神廟即轉奏 慈聖皇太后闔  
宮懼忤柴德女還報 光廟乃喜是時 先帝生母



孝和皇后未有名封該正者問曰發外旨意作  
何稱謂先監曰前曾有旨多選淑媛不好稱別樣  
名色今可稱曰欽命選侍某氏出不亦宜乎故曰  
欽命選侍王氏出者即孝和皇后也禮部先擬封  
夫人神廟不允特稽考皇明典禮更之曰才人實  
神廟之聖學博洽也明年春加上慈聖宣文明  
肅貞壽端猷皇太后曰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猷  
恭熹皇太后光廟生母恭妃王娘進封為皇貴

抄本

妃即孝靖皇后也 光廟誕先帝至 今上共  
五位公主八位今存三位 懿妃傅娘、生皇五妹  
封寧德公主 駙馬劉有福所尚者也 皇六妹封遂  
平公主 駙馬齊贊元所尚者也 康妃李娘、生  
皇八妹封安樂公主 駙馬鞏永固所尚者也 先帝  
生性雖不好靜坐讀書然頗留心大體每一言一字迥  
出臣子意表天啟六年正月奴酋初犯寧遠即晝夜  
焦思未遑自安見樞臣王永光題疏要將寧遠城中

紅夷大砲撒歸山海守關 先帝曰此砲如撒人心  
必搖七年五月內再犯錦州寧遠值 聖體違和更  
憤激深慮凡客氏逆賢數年以來或間有違忤即怒  
罵呪恨形於顏色來宗道在禮部時諛崔呈秀封父  
疏有在天之靈四字奏文書時讀至此 先帝艱然作  
色親用硃筆圈此四字即逆賢亦不能為之地也先  
是禮臣林克俞題覆 皇妹選婚要將 光廟選侍  
傅氏先擬封其選侍李侯皇八妹年長選婚時再封

先帝曰一時封罷了何故另作一起此三疏俱存  
可證也如此之類不能徧舉其尋常 宸翰詳謹然  
不好草書或未暇學也天啓二年十月某日有龍見  
於北花房臨河即宋太監晉辦膳處長可數寸鱗爪  
畢具碧光耀日時晉加綿紉裝入盒中奏知 先帝  
送付黑龍潭訖至天啓六年五月初六日辰時王恭  
殿之變 皇極殿最高危之處一木又隕乾清宮大  
殿 聖駕所居之東暖閣將窻格扇震落二處打傷

內官二人 皇貴妃任娘之所居之室器物隕落任娘  
於天啓五年十月初一日所生 皇第三子於是  
日受驚後遂薨 逝逆賢直房及王體乾李永貞等直  
房各大冇傷損 六月初五日之夜三更又地震幾時  
四年二月時而雲中靈丘縣之震更甚地裂湧出水  
甚多其色黑 先帝左顧生白毫有一年少暖殿孟  
兆祥者誤拔去 先帝甚恚欲重責處賴逆賢竭力  
救解始免 先帝自七年五月初六日以後 聖體

便覺不豫至六七八月之間總未離御榻逆賢將  
庫中所貯金壽字大紅紗摻括出許多自王體乾等  
至暖殿請小轎御茶房御藥房近侍每給四疋或二  
疋做貼裏御前穿以襪祝之又移住懋勤殿旬日  
而不時喧傳云聖駕萬安矣樞臣霍維華有妻弟  
內官陸蓋臣者高太監時明名下也係午門官洞宮中  
息耗最的維華聞之遂替逆賢畫固位攘功之策進  
獻仙方靈露飲并蒸法器具逆賢著管家王朝用炤

維華原樣用金造鍋甑付御藥房提督王守安等炆  
方蒸進是時太醫院使吳翼儒等唯々聽從莫敢攔  
阻先帝初進服數日亦覺甘美凡有剩者即頒賜  
體乾等分飲之雖纍臣之賤亦得於永貞直房屢沾  
餘瀝幾半月焉按維華原獻蒸法大畧用銀鍋一口々  
徑尺內安木甑如桶高尺餘圓徑稱之甑底安篋々  
中夾安長頸大口空銀瓶一個周圍用淘淨杭米或糯  
米或老米小米旋添入甑候熟氣透一層再添一層

約離瓶口七分滿不可十分滿恐米漲入瓶不便入上蓋一  
尖底銀鍋底尖下垂正對銀瓶之口離二三分許外上添  
冷水周圍固濟嚴密下用桑柴或炭火好蒸之候上  
內水熱即便換冷水不數換而瓶中之露可滿取出  
溫服乃米穀之精華也如不信可將熟飯與人嘗一  
些滋味俱無其器忌銅鐵錫其火忌煤其後先帝  
進服日久嫌水汪汪的遂傳御藥房不必蒸進自此  
之後聖恙日增無減日漸浮腫諸藥進益罔效逆



賢遂恚維華維華心不自安即於乾清宮門問安之  
際舒徐容與故與逆賢相左而力讓寧錦之廕與袁  
崇煥隨轉身求去另盤算一條捲土重來報復之計  
凡從來阻害正監中旨起官速化宮保倡修三案  
自任為有胆有識不知瞞得過誰作何遮揜也先時  
皇極等殿工完夜中間有一鳥大如鵝鶴其聲似象  
頻來殿上嗚呼其形不堪其聲咯々然亦不甚遠聞之  
者為之魂飛毛豎慄々懼焉蓋先帝上賓而逆賢

伏法之稜祥也



抄本

恭紀 今上瑞徵第四

今上萬歲爺誕生後嬰年失恃奉 神廟聖旨付托

西李老娘、即 光廟彌留之際傳封皇貴妃未行

後封康妃者看視至泰昌元年九月內移宮之後奉

先帝聖旨改托 光廟選侍東李老娘、即曾封

莊妃者看視同居於慈慶宮後之勗勤宮 今上每

日晨興拜天後即行朝 母妃定省禮進退周旋寒

暑罔間天啓二年九月內冊封 信王進封 聖母

劉老娘、為光廟賢妃時皇八妹位下有一近  
侍當西李老娘、者視先帝今上時曾並得侍  
奉天啟中年今上偶問曰西山有位申懿王墳乎跪啓  
曰有今上又曰生母劉氏老娘、葬此墳附近之處爾  
曉得否跪啓曰知之今上遂密付銀若干兩命此近侍置  
辦香燭祭品潛往祭奠仍諄諭再曰爾可祝告明白  
著就如我親去恭祭一般及祭畢曰覆命時睿  
顏戚、孺慕眦篤淚痕盈聖目也是時朱邸不乏

位下諸臣乃不肯顯然差徃而暗托此近侍者慮在  
右侍從半是逆賢之黨倘為逆賢所知或被猜防忌  
畏殊未便耳當 莊妃老娘、薨逝 今上哀痛如禮  
未忍視慈母異生母也 聖孝之根於天性者如此  
及天啓七年八月內入繼 大統即首傳 聖母劉  
老娘、徽號遷祔之諭改葬於 光廟慶陵先是天  
啓元年修建 玄宮時計妥妥 梓宮寶座合容安  
光廟老爺 孝元郭老娘、 孝和王老娘、三

位梓宮也彼時內官監管理王敬翟應奎創議於合  
造尺寸之外仍暗將寶座增闊若干尺至七年十二  
月內 聖母孝純劉老娘遷入共妥妥宮四位  
尺寸恰好時護送 聖靈內外諸臣劉鎮郭志義李  
守錡等親入恭閱無不贊歎不然時日所限天寒晷  
短既不敢停候增修又不敢崇卑殊厝將奈之何夫  
此豈人力也哉我 聖主聖孝格 天故莫之為而為  
能預相默感又如此也 聖心樂讀書十餘齡即好

靜坐願養玉體一夕夢烏龍蟠殿柱曾向莊妃李  
老娘之言甚殊異烏一日偶遊本宮花園有兩井  
相離頗遠今上親用汲器偶於初井得金魚一尾  
頗悅即詣次井亦汲之曰看這裡何如器甫下即引  
出亦得金魚一尾活潑光耀左右皆驚秘不敢言  
命將魚俱放西苑河內及移居外府第大婚禮成之  
後有獻生鯉二大尾者暫畜缸中一尾躍出跌傷一  
尾兩目皆動如求生狀左右皆驚異以為魚敗目罕

事也 今上竟不忍烹而放焉 登極數日後王體  
乾逆賢等待側郎問及立枷之事體乾奏曰大奸大  
惡法所不能治者方用之 聖顏蹙然不悅曰雖如  
此說其實也太慘了逆賢默然衆叩頭頌 萬歲以  
退 聖心仁慈根於天性者如此先是課內小臣讀  
書有口慚者 今上厲聲顏呵責曰讀書是好事倒  
害羞若唱曲兒倒不害羞耶 今上寫倣進字時凡  
紙有餘而影本或小者必那移填滿不忍將空紙裁



去覽漢末書史見十常侍董卓曹操等擅權未嘗不  
撫卷切齒凡經書有疑難字義典故即於洪武正韻  
海篇直音及韻會小補等書自揆查之 聖性天縱英  
斷節省發於自然者如此承奉徐應元每倚逆焰屢  
恣肆不謹 今上久優容之或霽顏假借之纖毫圭  
角不露也 聖度之用晦委蛇如此天啓七年八月  
二十四日 登極自文華殿移居乾清宮將暖閣內  
舊設玩好器具盡行屏徹中外臣庶無不仰頌堯舜

卷一

四十三

別有軒

咸拭目以觀太平也十月二十六日退逆賢十二月  
初二日發應元湖廣 顯陵安置崇禎元年二月降  
應元淨軍調發鳳陽應元實逆賢所靠為親信接手  
後勁人也逆賢篤好花木夏則茉莉梳子花簪戴頭  
冬夏則牡丹等花羅列滿室今上在藩邸逆賢每  
以非時花木果蔬之類為獻其所差官人皆逆賢心  
腹名下或見任 先帝御前貴近者也雖以厚賞酬  
其來然 聖心儉素不尚此俯以霽色勉納耳凡賢

下用事不用事之姓名面孔總難逃洞鑿也



酌中志卷之一終

卷一

四十四

別有軒



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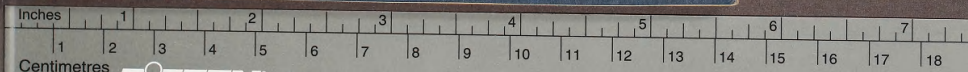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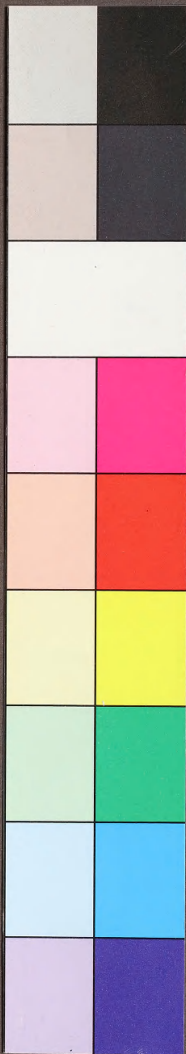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